

杰克·丹尼尔斯系列疑案小说



【美】J. A. 康耐斯 著
戴媛 译

“将让你捧腹大笑的幽默和骇人听闻的悬疑结合在一本书当中并非易事，但是康耐斯却成功地做到了，该书是今年夏天最受欢迎的疑案小说。”

——《芝加哥太阳时报》

APC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杰克·丹尼尔斯系列疑案小说



【美】J. A. 康耐斯 著
戴媛 译

APRIL
时代出版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血腥玛丽(书名原文: Bloody Mary)/(美)J.A.康耐斯著;戴媛译.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1
(杰克·丹尼尔斯系列疑案小说)
ISBN 978-7-5396-3545-3

I.①血… II.①J…②戴… III.①侦探小说—美国—现代
IV.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85223 号

引进图书合同登记号:1210813

BLOODY MARY by J.A.KONRATH

Copyright: © 2005 BY JOE KONRATH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HYPERION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1 ANHU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出 版 人:唐 伽

责任编辑:曾 冰 岑 杰

装帧设计:徐 睿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230071

营 销 部:(0551)3533889

印 制:合肥星光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0551)4235059

开本:700×1000 1/16 印张:17 字数:320 千字

版次: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谨以此书献给劳拉·康耐斯，
我非常荣幸，非常乐意，
也是非常幸福地叫她妈妈。

我爱你。



血腥玛丽配方：

伏特加 1.5 盎司
番茄汁 4 盎司
辣酱油 1 茶匙
塔巴斯哥辣酱 几滴

在老式杯中放入冰块，按顺序在杯中加入伏特加和番茄汁，
然后再撒上辣酱油和辣酱摇晃均匀，
最后加一根芹菜秆即可。

序 言 >>> BLOODY MARY

“你睡着的时候，杀你真是太容易了。”

他转过身，面朝着老婆，手指拨弄着她的头发。她脸上贴着的一层抗衰老蓝色面膜已经干了，开始脱落。月光透过卧室的窗帘照进来，她看起来像个死人。

他在想，是不是有人在夜里望着他们睡熟的配偶，想象着杀掉她们。

“我有一把刀，”他的指尖沿着她的发际线轻轻划过，“就放在床下面。”

她双唇微启，发出轻轻的鼾声。

这么丑，居然还是个模特。满口的烤瓷牙，头发也乱蓬蓬的。

他的手伸到床垫与床板之间，摸出刀来。这把木柄刀，刀刃很薄很锋利，是一把切里脊的刀。他把刀轻轻地放在老婆的脖子上。

他的视线模糊了起来。头脑中的痛开始点燃，像拧螺丝一样，一下子冲到太阳穴。心脏每跳动一次，痛就拧得更紧一些。头痛已经不是一天两天，而是太久太久了，他早该去看医生，他也准备去的。一个小时之前服下的六粒阿司匹林一点用都不起。

唯独有一件事情能帮他减轻头痛。

刀刃划过她的面颊，削掉了一些面膜。汗珠顺着他的前额往下滚落，刺痛了眼睛。“还没等到你找到尖叫的机会，我就能切断你的喉咙。”

她抽搐了一下，脖子扭开了。她的脖子很光滑，毫无缺陷。他咬紧牙关，劲大

得连花岗石都能够咬碎。

“也许我应该从眼睛进去，直接戳到大脑中间。”

手在不停地发抖，于是他把刀举起来，刀刃在她的嘴唇上方放出冷光，越来越近。

“你快睁开眼睛，看它过来。”

她在打鼾。

“快点，亲爱的，”他推推她的肩膀，“睁开眼。”

他咬着舌头，嘴里又热又咸。脑袋里就像有个长满小爪子的魔鬼，拼命想要往外爬。

“把你该死的眼睛睁开！”

她翻了一个身，面朝他，胳膊伸到他的胸口上，发出喃喃的声音。

“又头痛了吗，亲爱的？”

“是。”

他把刀放在她的后脑勺，抵着头颅的底部。他想象着把刀捅进去，一下子从喉咙前面出来。

她会不会很惊讶？

“可怜的孩子。”她一边对着他的胳肢窝说，一边摸着他的脸，冰凉的手指放在他滚烫的耳朵上。

刀轻轻地戳在她的发际线下面。她把头扭开了。

“哦，亲爱的。剪剪你的指甲。”

“不是指甲，亲爱的，是刀。”

她用鼾声作为回应。

他又推推她。“我说，这是把刀，你听见我的话了吗？”

“你有没有服阿司匹林呀，宝贝？”

“六粒。”

“它们很快就起效的。你应该去看看医生。”

她的一条腿横放到他的胃上。他感觉自己硬了起来,但不确信到底是她碰的,还是要把她的脸剥掉皮这种想法导致的。

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吧。

他在黑暗中笑了起来,拿着刀柄的手关节准备屈从于这黑夜的诱惑。但是当他把刀刃准备好的时候,却发现头痛慢慢地退下去了。慢慢地,强烈而钻心的痛变成了一种隐隐的痛。

这是能忍受的。

起码现在可以。

“我明天再杀你。”他吻了吻她的头皮。

刀放回到床垫底下。他紧紧地抱着她,她发出高兴的叹息声。

枕着她切开、用她的血洗脸的幻想,他终于睡着了。



第一章

“真该死。”

电风扇罢工了，这倒也不足为怪。这台电风扇比我还年长十岁。艾森·豪威尔当总统的时候，我出世的。这么算来，这台电风扇应该待在博物馆里，而不是办公室里了。

今天是7月的第一天，天气热得能在人行道上烤汉堡。当然，做好之后，也不会真有人去吃的了。这么热的天，我也没心情打扮，随便穿了件粘着后背的紧身衬衫，一条宽松的运动裤，头发乱糟糟地卷着。

芝加哥警察局第26支队我的办公室里，因为冷凝器坏了，或者别的什么鬼东西，导致空调也不能用。人家承诺我们到12月份就能修好。我现在也只有慢慢地被蒸着。

我用订书机敲敲风扇的底座。虽然在暴力犯罪科我是职位最高的女警官，但是一遇到电器，我就没主意了。我至多能对照着说明书换个电灯泡。这电风扇像是要吃定我似的，三片扇叶，如同生锈的舌头，对着我，慢慢地转动着。

我的搭档，一流的侦探赫伯·本尼迪克喝着一罐苏打水，走了进来，但苏打水也没有让他凉快下来。赫伯的体重有260磅，光是他脸上的毛孔就比我全身的都多。本尼迪克的制服汗得好像是在密西根河里浸泡过，湿漉漉的刚打捞上来。

他摇摇摆摆地走了过来，把汗涔涔的手掌放在办公桌上，留下掌痕。我注意到他灰白的胡子也掉下几滴，或是汗水，或是健怡可乐。他那肥嘟嘟的下颌上的肉都油光得发亮。



“早啊,杰克。”

我出生时候的名字是杰奎琳,但是在我和前夫艾伦·丹尼尔斯婚后,人家都叫我杰克了。

“早,赫伯。过来帮我修风扇吗?”

“那倒不是,过来跟你分享我的早餐。”

赫伯把一个棕色纸袋放在桌上。

“甜甜圈? 百吉圈? 高胆固醇三明治?”

“一点边都没沾上。”

赫伯把纸袋打开,原来全是米糕。

“就这?”我问,“巧克力呢? 罐装奶酪呢?”

“我正在减肥。我参加了一个减肥俱乐部。”

“你是开玩笑的吧。”

“你知道,就是电视上一直做广告的那个。”

“就是那家奥林匹克的健美者当教练,但一个月只收 30 美金的?”

“就是那家。不过我可是贵宾卡,不是普卡。”

“有啥区别?”

他说了一个钱的数字,我嘘了一声。

“但是有贵宾卡在手,我可以去打网球和壁球。”

“但是你不会打网球,也不会打壁球呀!”

“另外,我的会员卡是纯金色的,而不是蓝色。”

我靠在椅子上,手指背在头后。“嗯,是有区别。我也会为此多多付钱的。那地方怎么样?”

“我还没有去过。每个去锻炼的人身材都超级棒。所以在去之前,我得先减掉几磅肉。”

“他们不会介意的,赫伯。要是他们介意的话,就把你的金卡拿出来在他们面前闪闪。”

“杰克，你这可不是在支持我。”

“对不起。”我拿起一本文件来扇风。“天太热了。”

“你要练练身材。俱乐部有普拉提，我正在想要不要下班后过去练习一节课。”

赫伯笑了笑，咬了一口米糕。吃着吃着，笑容也吃没了。

“真难吃！这些东西吃起来像肥皂沫。”

电话铃响了。

“杰克吗？我是菲尔·布拉斯基。嗯，县这边出了点情况。”

县指的是库克县殡仪馆。菲尔在那是医学主审的头。

“我知道这听起来好像是文书写错了。”他停了停，吸了吸齿间的空气，“但是，我是查了又查。”

“出了什么问题，菲尔？”

“我们多出一具尸体，准确来说，是多了一些额外的身体器官。”菲尔解释道。我挂了电话告诉他我们马上就到，然后把情况告诉了赫伯。

“是不是有人在恶作剧呀？县里面是有一帮很奇怪的家伙。”

“有可能吧。但是菲尔不是这么想的。”

“他有没有说那额外的器官是什么？”

“胳膊。”

赫伯在思索着。

“或许是有人在助他一臂之力。”

我站起身，把衬衫从中间拎起来，好扇点风。“我们开你的车去。”

赫伯刚买了辆运动车，是卡姆拉 Z28，这是他拒绝衰老的昂贵标志，只不过这辆车让他看起来傻乎乎的。不过跟我那辆 1988 年买的诺娃牌车比起来，这辆车的空调倒是非常好。

我们离开办公室，下楼，走到外面，感觉好像是一下子踏入了烤箱。虽然这外面也不比办公室热多少，但是毒辣辣的太阳实在让人受不了。街对面的银行的一侧有个带遮篷的温度标牌，显示的数字是 101。



赫伯按了一下钥匙键，车门自动打开了。这辆红色的运动车，蜡打得锃亮，都刺痛了我的眼睛。我坐在副驾驶这边，赫伯慢慢地把车从停车场倒出来。

“从 0 到 60 码只要 5.2 秒。”

“你已经开到 60 码了吗？”

“还在加速。”

他戴上一副墨镜，我闭上眼睛，奢侈地享受着冷气。不一会儿，我们就到了库克县殡仪馆。

库克县殡仪馆位于芝加哥医疗区的哈里森大街，在圣公会医院附近。它有两层楼，全是脏兮兮的白色石头墙，彩色的窗户。赫伯把车停到一侧。

“我讨厌到这里来。”赫伯皱起眉头，胡子撅得跟海象一样。

很多年前，妈妈还在上班的时候，警察要是跟殡仪馆的气味打交道，都会在上嘴唇涂点威士忌酒。

自那以后，卫生状况已经有了很大改善，温度更低，通风更好，更加注意消毒。但是味道依然刺鼻。

我涂了点樱桃味的唇膏，又在鼻子下面擦了点。擦完之后，我把唇膏递给了赫伯。

“樱桃？你有没有薄荷味的？”

“这里有 100 度，我不会担心得皮炎的。”

他闻了闻唇膏，用都没用就还给了我。“闻起来味道太好了，我会吃掉的。”

从车里出来，一阵热浪迎面扑来。

一个警察走了过来，眼睛盯着卡姆拉。在县殡仪馆常常能看到警察，这个警察很年轻，皮肤晒得黑黝黝的。他看都不看我一眼，直接跟赫伯攀谈起来。

“有 5 挡吗？”

“6 挡。310 马力。”

穿制服的吹了声口哨。“发动机下面是什么？5.7 吗？”

赫伯点点头。“要不要看看？”

我留下这些男孩子玩他们的玩具,自己径直走向入口,来到右边的自动门。

大厅,如果能算得上话,简简单单,就一张柜台,一扇门,一面玻璃隔墙。柜台后面是一位穿着实习医生服的黑人。

“菲尔·布拉斯基在哪?”

他指着门,“在冰库。”

我签了字,拿到一个塑料章,进入主楼。

死亡盖住了樱桃味,味道如此重,连嘴巴里都是,像是腐烂的康乃馨,一股酸酸的味道。

右边,一个殡仪工人正把一具尸体从桌子上搬到推床上。搬好之后,他脱掉乳胶手套,把它扔进了垃圾桶里。

在他旁边,不锈钢的架子上,躺着一具裸体男尸,非常胖,全身都是伤口,墙上的液晶显示屏显示的是 450 磅。他闻起来像是熏肉。

我屏住呼吸,推开厚重的铝门,进入冷冻室。

这里的气味更难闻。漂白粉,血,尿,还有人肉味掺和在一起。

库克县殡仪馆是整个中西部最大的殡仪馆。那些贫穷的而无人认领的尸体、交通事故的受害人、自杀的人、被谋杀的人都聚到了这里。这里最多能盛 300 具尸体。

我运气真好,这个时候正好是最高峰。

我的左边,有个 5 米高 30 米宽的仓储式柜子,里面放满了尸体。有些尸体裹着黑色的塑料袋,有些则没有。

这些尸体大多都保持着断气时候的那个姿势,有胳膊腿弯着的,有脖子扭着的,可不像好莱坞电影里个个安详的那个样子。真正的尸体没有血色,不管是什么肤色,皮肤总是会褪成浅蓝色。

气温在 50 度左右,电扇一直在扇着难闻的气味。这让我出了一身冷汗。

右边,毗邻的房间里,一具尸体正在被解剖。我看了看边拿工具刀的人,不认识,继续四周望望。



在房间的后面,我看到了菲尔·布拉斯基,于是小心翼翼地走了过去,地板上
是各种液体,溅到了我的高跟鞋上。

“菲尔。”

“杰克。”

菲尔正斜靠在一个钢桌上,眯着眼看着什么。我站到他旁边,原来是个裸体的
孩子,用黑色塑料袋包着。小孩姿势僵硬,浑身惨白,像是蜡人。

“这个地方我又彻头彻尾地查了一遍。没有哪个尸体缺少胳膊。”

我低头望着桌子。胳膊是从肩膀处砍断的,弯着的两个胳膊形成一个大 M 形。
它们应该是女性的手臂,因为手指上涂有粉色的指甲油。一双黑色手铐铐在腕关
节,将两只胳膊连在一起。血很少,但是从伤口的边缘看,这对胳膊也不是那么容
易就能砍下来的。

“我猜是用斧头砍的。”菲尔戴着手套,指着伤口说,“有没有看到这里沿着肱部
留下的标记,它需要两斧头才能砍断。”

“这对我来说,可没有什么好玩的。”赫伯不知道什么时候溜了进来,站在我们
背后。

“好玩?”菲尔说,“我跟死尸打了二十年的交道,从来没有听谁用过这个词。接
下来,你是不是拿这个编出来个笑话?”

“我早就编好一个了。”赫伯说,“你看这个怎么样:看上去嫌疑人被砍掉胳膊?”

“她总是这副被砍的样子吗?”

“你想不想要个肩膀?”

“我能不能骑个肢体从这出去?”

“至少,她也要有砍断费吧?”

菲尔扬起一只眉毛看着赫伯。

“砍断?”赫伯问道,“砍断?”

我没理会他们的斗嘴,又仔细看了看胳膊。我戴上橡胶手套,翻开冰冷僵硬
的手指,看看手铐。手铐是史密斯华生牌的,型号是 100。

“那些是警察的东西。”赫伯用一支铅笔指着它们说，“我也有一副那样的手铐。”

我们区的每个警察都有一副，或许整个芝加哥的警察人手一副。这种手铐在运动品商店、性用品商店，以及军需商店里都有售，再加上无数的网店，根本无处可查。但是要是我们运气好的话，手铐的主人会把名字和地址刻上去……

我倒吸一口冷气。

这不可能是真的。

在钥匙口旁边，有两个用红色指甲油涂的字母缩写。我拿出手枪，仔细看着枪柄，它有两个同样的红色字母。

J. D.

“赫伯，”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平稳，“这副手铐是我的。”



第二章

我把殡仪馆当做犯罪现场，立马给犯罪科打了个电话，封锁了现场，召集所有的雇工来问话。

没人看到过什么异常的东西。

犯罪科派了两个人，一个是丹·罗杰警员，个子高高的，金色头发，山羊胡子，他是搞抽样的；还有个是斯科特·哈杰克警员，个子矮矮的，很壮实，蓝色的眼睛，戴着眼镜，他是搞采集成像的。他们都很年轻，但是专业能力很强。

罗杰用交流电源仔细查看胳膊，在高强度的灯光下，它们呈现出一种惨白色。

“什么都看不到。”罗杰摸着胡子说。

在交流电下，哪怕再微小的物质都会像热煤球一样发光。粉尘，头发，灰尘，淤青，咬痕，精液，这些都会发出荧光。

罗杰又弯下腰，用鼻子嗅了嗅一只手腕。

“它们都被清洗过，一股漂白粉的气味。”

“你确定吗？整个殡仪馆闻起来都有漂白粉的气味。”

罗杰是有名的细心人，他用舌尖舔了舔胳膊。

“尝起来也像是漂白粉。应该是对了水的，要不然会让皮肤生斑点。”

“取一点样本烧烧看，然后你去刷刷牙。”

罗杰从胸口的口袋里掏出一块口香糖塞进嘴里，然后把浅蓝色的灯拉近，照在右手的无名指上。

“无名指上有些细微的凹口，看起来她经常戴戒指。”

哈杰克从我身边走过,给手指拍照。他照了张手部的特写。

“你尝味道的那一幕,我还没拍到,”他拿罗杰打趣道,“我能不能照一张你舔手指的?”

罗杰给他看了一个不同的手指。哈杰克按下了快门。

然后罗杰用小刀从每个胳膊上都取了点皮肤样品,放入玻璃管中。

“手铐上没什么吧?”

“都被擦干净了。我可以把它们带回去再查查看。”

“那就带回去查查看吧。”

我把手铐的钥匙从钥匙环中取下,这还是去年套上去的。罗杰打开手铐的锁,把它们放入证据包中,然后又拿着灯四处查看。

“腕部没有淤青。”

哈杰克走过来,又按了几次快门。

“谢谢你们,小伙子。”我说,“你们明天能不能把照片和检验报告放在我的办公桌上?”

“我会准时的。”

留下他们继续工作,我出去找赫伯了。

赫伯正在大厅里跟人说话,手里拿着半袋薯片,还有半袋都在他的嘴里。

我走过去的时候,他肯定看到了我质疑的表情,因为他说:“这薯片是无脂的。”

“赫伯,这里是殡仪馆。”

“我的普拉提教练告诉我,每天可以分几次吃点零食,这样可以加快新陈代谢。”

他把薯片袋递过来。“尝点吧,是烘焙的,钠含量也要少三分之一。”

我礼貌地拒绝了。“有没有查到什么?”

一天24小时,他们分三班倒。我又问了几个在场的人,大家都没看到什么东西。我把全部雇员的名单装进口袋里。

“没用的。”